落帆樓文集

序

余方童丱在塾時則聞吾先兄爲言先司空公視學東南大省襄校者多砥行績學之儒因舉所知陳扶雅沈子敦王亮生三先生相告扶雅與先司空嘉慶辛酉同鄉舉歲相若爲老友亮生子敦先生則輩行差後先司空折節爲忘年交者也而子敦先生又爲吾父水部公授經師晚景獨窮故司空公遇之彌厚道光庚子子敦先生應京兆試落第後病十一月卒於京師司空公既與姚伯昂徐星伯兩先生經理其喪歸其遺書稿於南中嗣後遂絕無消息落颿樓文稿四卷刻於楊氏連筠簃叢書中故老傳言蓋學海一滴耳道光之季文場戾

契頗有幽歧其還往常集於津要之途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極聞風而逆加擯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干時忌張石洲張亨甫之流困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先生博學傾諸公譏切時病洞見癥結其不遇豈足異哉先生與吾族蓮溪觀察爲摯友吾水部公七試不第蓮溪嘗深矉歎息論其當世之故如此蓋至咸豐戊午而后茲風乃殄而后單門孤進遺經獨抱者始得稍稍稽古之衆至於同光之際則吳縣常熟南皮順德迭主文衡重經史古學幾幾復反乾嘉之舊後世讀先生與友書語殆且不知其何指孰知夫六十年前舉場沉晦如此

哉先生學博而思精其所究心於地理圖志西北方域意且通康乾諸老先生東樵東潛休甯嘉定之所未通若魏書地形志注水經注地名釋元史西北地蠡測元和郡縣志補圖所自撰述者蓋皆以決曠代之積疑甄史家之絕學使其書成固當軼出於石洲默深顧船以上天厄其運又靳之年并其爲姚徐諸君代撰之書而亡之惜哉余嘗太息道光間爲地理學者程春廬大理顯宦而書不傳先生寒士而書不傳以爲萩林遺憾及今得讀此編則猶幸先生遺稿得汪謝城先生爲整比之其著述總錄一篇微顯闡幽用心良爲至到而次第殘稾有倫有脊使讀者不得其全文而已知全文義例

之幸較蓋文集也而遺書具焉又數十年而翰怡大卿得而刻之然則先生身不顯於當時而集顯於後雖書闕有間比於大理猶多幸已戊午花朝嘉興沈曾植

沈子敦著述總錄

烏程汪曰楨剛木編校

沈垚字敦三號子敦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府學廩生道光甲午年優貢生高祖子祥自江蘇震澤縣之曹村遷居烏程南潯鎮東棡樠觀成堂居宅曾祖廷揚烏程縣學武生曾祖母張氏祖楷祖母張氏朱氏父勳縣學附生母田氏妻金氏子敦生於嘉慶戊午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庚子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四十三歲卒後逾年而父及妻並卒葬震澤半邏亭之原在南潯東六里無子有弟二壐堃並無子

國史地理志

子敦爲姚伯昂先生元之修底稿不存

補修一統志新疆數冊

子敦爲徐蓮峯先生寶善修底稿不存

道光九域志

子敦爲姚伯昂先生撰以道光十四年爲斷限用元豐九域志例沿革但載　本朝而山川鎮堡關隘驛站則加詳每府各爲一圖四至八到據到城不據到界與一統志例殊書未成惟存地道記十卷即其初稿也

地道記十卷

即道光九域志初稿惟成直隸盛京吉林黑龍江山

西山東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省餘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均未備今編入外集

魏書地形志注

子敦爲徐星伯先生松撰書未成遺稿未見

畿輔金石錄遼金元碑攷證

子敦爲沈匏廬先生濤撰手稿存者僅元碑跋十餘首今編入外集

詩音攷

未成殘稿僅存關雎葛覃兩篇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讀注疏雜辨

手稿叢殘字多難辨或首尾不具今擇其可整理者
編入外集雜著卷

爾雅正義雜辨
同上

梁書釋官
未成僅有卷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後漢書注地名錄
未成僅錄光武明帝二紀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水經注地名釋
未成僅存河水篇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史西北地蠡測二卷

子敦在都中撰稿本未見疑當存于徐星伯先生處今無可問矣殘稿有元史地理志釋數條又有西北地名雜攷數條塗乙增損幾不可辨葢即其初稿惜全本不存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新疆私議一卷

戊子年作編在前集第一卷王亮生鑒嘗刊于京師乃刪削之本此則足本也

漳北滱南諸水攷一卷

編在前集第三卷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一卷

編入後集第三卷此書金山錢氏已刊入指海

臺灣鄭氏始末注四卷

書為德清沈雲撰注本子敦少年時作後自毁其稿

在都中復成之晟舍淩氏刊入傳經堂叢書

校河南志注

河南志注元人所撰徐星伯先生從永樂大典錄出

者子敦校錄一過全本未見殘稿僅存卷首數葉今

編入外集雜著卷

校東京夢華錄

手稿鼠齧散亂校語可讀者僅存一條今編入外集

雜著卷

校唐述山房日錄四卷

唐蜼山房日錄盛眉庵朝勳所著子敦編定爲四卷今錄其校語入外集雜著卷其全書已刊入震澤沈氏昭代叢書中

西域小記一卷

子敦在都中撰凡新疆統部表北路諸城表南路諸城表共三篇殘稿中新疆統部表全佚其北路南路二表亦多蠹缺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和郡縣志補圖

子敦館洞庭山時作未成僅存河西節度使圖三北庭節度使圖二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歐陽亭雜錄

雜錄攷證之語全本未見殘稿僅存泥水攷一篇今
編入後集
家譜三卷
巳丑年編定藏于家未見其本
落帆樓文集三卷
子敦未入都時手自編定今目爲前集
後集三卷
前二卷爲子敦遊安徽及入都後所作之文其第三
卷即西遊記金山以東釋子敦得意作也今編爲後
集
外集十七卷

子敦手編文集後附外集文數首今以殘稿及元碑跋并入爲一卷附以簡札三卷雜著三卷地道記十卷仍以外集目之

別集一卷

應試經解及酬應之文并代人捉刀之作過而存之編爲別集

附子敦遺筆三紙

一云親老弟不才人生至此奈何奈何一云生平素不喜服藥今服藥至此命也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矣末一紙似是四六句塗鴉難辨

附沈小湖先生維鐈致王亮生鎏書

予數咳嗽吐痰見血絲自前月廿幾起至本月初一日不能進食初六夜感噩夢夢中獨享盛饌桌上祭文六朝體甚佳臚舉其生平學行甚悉旦而知非吉兆即告知主人並手檢著述文稿封爲三包自已號明交弟收藏轉付足下及沈柳橋手字迹如平日於初七日至早遣僕人來並招入城與徐星伯及湖州人所素厚者次日搬在全浙老會館先請薛銀槎醫治開方服一劑弟初九日請越人勞又峯秋間大兒場中受暑經其一手看好者予數連服五劑胃氣稍開每日吃粥及燕菜惟痰嗽仍舊其同府朱孝廉謂是肺癰服藥二劑到第三四服亟用人葠一錢黃耆

白朮等味而病愈深竟於昨十七日亥時辭世臨屬纊前一時不能言語而神明不亂索筆書數紙但云不可爲人子又云生平不服藥爲主此次服藥而至此命也喉間痰聲如鋸而神氣甚清傷哉傷哉讀書苦命竟至此耶都中又失此直諒多聞之益友矣

落帆樓文集目錄

烏程沈　垚敦三

落帆樓文集目錄

落帆樓文集卷一

吳興叢書

烏程沈　垚敦三

前集一

六鎮釋

後魏六鎮沃野最西懷荒最東沃野懷朔武川三鎮詳元和郡縣志柔元鎮見水經注㶟水篇懷荒鎮見太平寰宇記雲州下獨撫冥鎮地志家皆不言耳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秋八月行幸陰山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元鎮自西而東則撫冥在武川之東柔元之西矣詔六鎮及禦夷城年老孤貧廢疾者賜粟有罪各有差則禦夷在六鎮外矣元

和志西受降城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中受降城東至東受降城三百里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一百二十里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懷朔古城在中受降城界向北化柵側近後魏六鎮從西第二鎮武川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元和志原文作在軍北三百里按軍即振武軍景龍二年張仁愿於東受降城置振武軍天寶四年節度使王忠嗣移於單于大都護府在軍北者據振武未移而言振武軍北即東受降城北也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按水經河水注白道中谿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川鎮城又西南出山於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荒中南流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

西南注沙陵湖及沙陵湖即唐金河泊元和志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入里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周回十里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沙陵湖及雲中故城皆在東城東北則黃水亦在東城界然則懷朔鎭在中城東北界西去沃野鎭遠而東去武川鎭近矣水經灅水注曰灅水東逕滷縣故城北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鎭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雁門水又東南逕小寧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大寧縣故城南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鳴雞山西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注於㶟水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平城直東行二百二十里至高柳城又東行一百八十里至代郡城又東北行一百七十里至大寧城當涿郡懷戎縣北三百里也從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按懷戎縣唐爲嬀州治今宣化府保安州地本漢潘縣大寧城當懷戎縣北三百里則是後魏大寧郡懷荒鎮在大寧西北百里則西去柔元鎮甚近柔元鎮唐爲天成軍東北境地懷荒鎮唐爲納降守捉地元和志單于大都護府東南至靜邊軍一百二十里靜邊軍東至雲州一百八十里雲州東至淸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十里又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與幽州分界計自單于

都護府至天成軍四百八十里而武川鎭又在單于府
西北柔元鎭又在天成軍東北武川至柔元約六百餘
里而撫冥在其中間然則六鎭相距遠近約略可知矣
以今輿地言之沃野鎭城在吳剌忒旗西北懷朔鎭城
在吳剌忒東北武川鎭城在歸化城西北柔元鎭城在
正黃旗察哈爾東南懷荒鎭城在正黃等四旗牧地南
歸化城之東爲四子部落地歸化城之東南爲鑲藍旗
察哈爾地四子部落之南爲鑲紅旗察哈爾地鑲紅旗
察哈爾之東爲正紅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東
爲正黃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南爲太僕寺右
翼牧地正黃旗察哈爾之東則正黃等四旗牧地也自

正黃旗察哈爾西至歸化城五百餘里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然則六鎮故城不可攷者獨撫冥耳

新疆私議 戊子夏作

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爲事漢置西域都護斷匈奴右臂而單于入朝唐平高昌滅焉耆取龜茲于闐疏勒等屬國於突厥列爲安西四鎮扼諸蕃走集則北不患突厥南不患吐蕃建武時西域請復內屬光武辭不許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脅諸國共寇河西明帝命將討匈奴取伊吾盧地卒通西域而後寇息武后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后從郭元振言不許逮上元後河西隴右皆陷沒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

守安西與沙陀回鶻相依吐蕃百計攻之不下是時唐室多難强臣方命而吐蕃兵終不能踰隴而東固由鳳翔涇原唐皆屯設重兵亦未始非畏安西北庭之議其後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後取中國如拉朽宋墮夏州不救靈州於是西域爲党項隔斷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阸玉門陽關而守嘉峪於是中葉以後蒙古諸部北擾延綏寧夏者遂踰甘涼絕瓜沙據青海而東擾河洮岷矣然則隔絕羌胡交通之路使不得并力東寇西域誠要地哉而論者或謂竭內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資無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將移在內地而費益不貲西域地廣饒水草其處溫和田美種五穀與

中國同時熟誠廣行屯田積粟之法即有軍興可無須
中國餽運然則謂西域絕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
真迂士之論而不審於漢唐之已事者矣然漢之都護
雖統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僅車師前
後國及焉耆地而龜茲以西爲國如故也我
國家
皇靈遠鬯
威德遐宣風行所及日入以來皆慕
化輸誠願爲臣妾
高宗皇帝平伊犁定回疆闢地二萬餘里漢唐所謂烏
孫西突厥及葱嶺東城郭諸國均編入內地有重臣鎮

守則昔之羌種塞種今皆
天子生全長育之民昔之窮荒極遠界在區外之國今
皆
國家出貢賦列亭障之地矣夫漢不有西域地然棄西
域則河西受敵唐不有龜茲以西地然棄四鎮則伊西
庭三州單弱故當時君臣深謀遠慮悉力與匈奴吐蕃
爭而不肯棄也況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隸版圖已久涵
濡
醲化已深者哉前年逆回張格爾叛攻陷喀什噶爾等
四城西陲自蕩平後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一旦逆賊猖
獗調兵籌餉羽書旁午加以地界窮邊冰雪滿山戈壁

市地輓粟飛芻轉運艱阻大臣以其懸遠難守欲棄四城

皇上深仁覃覆不忍置遠方於域外謂英吉沙爾爲外藩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棄之則朝貢路斷和闐南通後藏葉爾羌等城歲解伊犁銅布棉數萬棄之則伊犁經費有缺夫回部諸城北界雪山西界葱嶺四城據葱嶺之要無四城是西面無門戶也由喀什噶爾而東據烏什而北鈔則伊犁之兵列城障而守由和闐而東渡河而北則庫車以東諸城危渡河而東經故曲先衞歷白龍堆而東鈔則安西敦煌諸州縣城盡守矣四城不可不復非一勞不能永逸且

祖宗開闢之地尺寸不可失
赫然震怒
命將出師揚威將軍長齡等承
聖旨統勁旅躍馬崑山之西投鞭討戎之水三戰皆捷
遂復四城曾未幾時逆首就獲安集延布魯特諸藩益
讋
皇威稽首恐後葱邸以西至於海曲莫不震疊咸修職
貢
高宗皇帝開創新疆遠拓邊塞於萬里之外
皇上敬繩
祖武

天戈所指電掃塵清誠所謂

聖人之達孝善繼善述者矣然而元惡殲擒撫綏爲急

善後事宜方勞

聖慮夫議者之所以欲棄四城恐其空竭中國也自軍興以來所費誠不少矣然漢不有其地而都護校尉等官監諸國兵攻匈奴未嘗勞費內地諸國未屬漢時匈奴置童僕都尉收賦稅取富給焉及既屬漢則發畜食食漢軍負水儋糧雖苦迎送然未嘗不給漢所置田官僅渠犂北胥鞬數處然未嘗匱乏即間有匱乏亦不過發酒泉敦煌驢橐佗負食出玉門而已未嘗擾及天下也

國家回疆諸城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亦數千里張格爾亡虜小醜非漢鄯善莎車王有國有民者比一朝竊發朝廷以軍餉爲慮昔之西域分爲三十六國國小地隘然尚以自奉之餘奉匈奴奉漢而無不足今之回疆以阿克蘇以東數千里膏腴沃衍之地而不能足軍食以備一小醜何古今懸絕若斯邪則以回疆鎮守諸臣不講求於屯田積穀之道故也西域經準噶爾霍吉占之亂人戶死亡略盡

大兵平定後招集流離漸就完準夫龜茲有東西川爲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國城水流逕通枝津布濩桑宏羊言輪臺以東水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誠穀食易給足

不可乏之國也故匈奴賦稅之使長居焉耆尉犁危須間而漢都護治烏壘與渠犁田官相近昭帝用宏羊前議復田輪臺亦與渠犁相連今之庫車古之龜茲也今之布古爾古之烏壘渠犁也今之喀拉沙爾古之焉耆尉犁危須也今之渭干河齊召南水道提綱所謂南源東流經枯察北者古之龜茲東川也今之海多河在喀拉沙爾西者古之敦薨水也喀拉沙爾等城有灌溉之利蒲魚蘆雁之饒（詳葱嶺南北河攷）而所安插之土爾扈特霍碩特二部不能力本農務耕作惟以盜竊爲事新疆初定時荆榛瀰望墾荒之人聊無村落故賦稅鮮少僅足支各官祿米伊犁兵食須仰給內地其後荒地日闢生

齒日增則經制亦當漸備鎮守諸臣誠以時度地形益治溝洫廣田畜務儲積則內地之轉輸可罷蓄積益多兵食益足緩急有備則雖犁大宛蹈康居斬郅支亦非甚難事何至以回疆奉回疆而不能制一小醜哉不知經久大計令有以待卒然之變但奉行成例歲歲仰關內脂膏以瞻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內非衛內也平時尚不免耗內況有事乎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所以有四城懸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乎非也不盡其守之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遠必守近而守近之費不減于遠或更甚焉則何如盡守之之術以守遠不棄可耕之地於外夷之爲得也夫所謂守之

之道則屯田積穀而已矣四城兵火之後田廬蕪沒邑郭空虛宜及時量留官兵田要地徙他處回戶實四城盆壑荒廢之土不足則募民無田而壯健敢遠徙者詣田所就耕墾為本業又令於閒暇時習騎射戰陣之法使人皆可用且耕且守有變不至遙遙於萬里外勞憊索倫兵庶幾威服西國四城灌浸之水有葱嶺南北河又有于闐河膏壤數千里誠皆開設屯堡卒有外寇蓄積足為戰守之備又何至開口望哺於關內有司致虛耗中國也漢徙渠犂田官披莎車地田北胥鞬僅一隅耳然都護尚得以蓄聚之富時出兵以威外夷況今合疏勒莎車于闐諸國數千里地而盡田之乎四城屯政

既舉即當益治阿克蘇以東之田漢元帝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明帝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盧西域水甘泉肥無地不可耕即鄯善號爲沙鹵少田矣而伊循城肥美則漢置田官水經注稱敦煌索勱斷注賓河灌樓蘭田遂成沃壤田三年積粟百萬今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海西南故樓蘭國也其處回人以魚爲糧不知稼穡由班固酈道元之言觀之則固亦可耕之土漢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水道提綱所疑爲古交河有三一在吐魯番城西三百里一在城西百餘里一在城西二十里在西二十里者近之然其言曰河自北而南經吐魯番城西其南兩源皆出巴巾圖西南山合而北與會長二百里舊疑爲古交河故古所謂交河一水分流於城下如齊說兩水合流於城西與古不合太平寰宇記西州交河縣交河源出縣東北天山東

南入高昌縣又曰高昌縣交河水西北自交河縣界流
入然則古之交河自今吐魯番城東南流經哈剌和卓
界高昌縣天寶元年改為前庭縣故元和志言交河在
前庭縣西齊所指之三水皆非古交河然其地木泉之
多出之艮泝可見矣 元和郡縣志伊州伊吾縣本後
漢伊吾屯納職縣東北至州百二十里後漢明帝曾於
此置宜禾都尉柔遠縣西北至州二百四十里柳谷水
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水道提編
哈密古伊吾地沙地逢水泉為聚落無大川擇喀哈密
有一河在城東南北長百里許拔此疑郎元和志之
柳谷水 唐書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
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
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入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
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鹽典為鎮使以通西
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鹽典所榮又
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皆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
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經悉利支井祇井勿遮水五百
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
捉三百里至于闐又曰于闐東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
河東七百里有精絕國又于闐東三百里有坎城鎮東
六百里有蘭城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西三百九十里
有吉艮鎮于闐東距且末鎮千六百里元和郡縣志沙

州西至石城鎮一千五百里按伊修卽伊循之譌史書中循修二字每相混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循成道魏書地形志作修城羅布淖爾亦曰賀卜諾爾水道提綱謂之洛普鄂模戴校水經注謂之羅布淖爾　夫回部者安西關內之藩籬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籬也藩籬固則腹心安腹心實則藩籬益固今當責阿克蘇以東諸城令皆有積聚足待四城不虞之用卽當責安西以東諸府州以待回疆不虞之用必使回疆有警但取給於回疆而不罷做關內而後關內安不得已而徵及關內但如漢時取給於酒泉敦煌等郡而不擾及天下而後天下安酒泉有呼蠶水敦煌有南籍端水氐置水皆可溉田宜禾效穀著於前史故李暠以一隅地而能自立於羣雄竊據之時使長吏皆如崔不意之力田積

粟富盛可指日待也

漢書地理志酒泉郡福祿縣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會水故城在故鎮彝所城西北鎮彝城在高臺縣西北百二十里呼蠶水今曰討來河所入之羌谷水即至合黎之弱水也太平寰宇記肅州酒泉縣呼蠶水一名酒水俗又謂福祿河西南自吐谷渾界流入水道提綱別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境有三源東源西北流中源北流西源最大而遠東北流數百里始與二源木會東北流又東合一水又東北經重山人肅州南邊經卯來堡曰卯來河又東北經州城南境又東北有水西南曰嘉峪關東北流經州西北境來注之又東北至古城堡南臨水保北當西長城斷處出邊東北流經金塔寺營西北又東北折正北流經衛魯西六燒屯東又北折東北流至衛公營北又東北入剔丹水以下即弱水下流矣水道提綱又曰剔丹木既合卯來水東北經花稿鎮驛北又東北至毛母西折西北流經雙城西又折東北流經平所驛沙馬營西又西北折東北而北流經什莊西又西北有昆都倫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北爲二巨澤西北曰索廓克鄂模周九十里其東北曰索博鄂模周六十餘里即古居延海也計自沿來發源至此北行二千一百五十里按卯來水經肅州東北潴爲白亭海在州東北四十里元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

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寧寇軍在居延水兩又中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龍勒縣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按冥安即唐瓜州晉昌縣在今安西州東北龍勒即唐沙州壽昌縣在今敦煌縣西南太平寰宇記南籍端水一名冥水元和郡縣志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擇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水道提綱曰布隆几勒河自端逆廳西南境平地兩源合而北流七十里有小水二自東來會折而西流有小水入俱南自柳溝衛北流注之又西數十里至雙塔南有小水南自眞拖來地北注之又西三百餘里經安西府北又西百里至古沙州北境有西拉葛金河自南經州東而北來注之西拉葛金河源出安西廳南邊界大山西北流折而北百七十里折而西百二十餘里有察罕烏蘇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流八十里經沙州東又北五十里與布隆几勒河會又西北流曲曲而西三百里潴爲巨澤曰哈勒池周六十餘里池東南多大山按布隆几勒上源曰昌馬河至柳溝衛會南境北來之十道溝曰蘇賴河即漢時南籍端水西拉葛金即漢時氐置水也亦曰黨河按靖逆廳乾隆二十六年改置玉門縣安西府三十八年降爲州沙州衛二十五年改置敦煌縣玉門縣西至州二百九十五里敦煌縣東北至州二百七

十里氐置水在漢龍勒縣則當在唐壽昌縣地壽昌東北至沙州百五十里水不應反在沙州之東又漢志言東北入澤而此水自東南而西北亦與漢志不合疑黨河非即古氐置水太平寰宇記沙州敦煌縣懸泉水一名神泉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此水西與龍勒近然漢志言出南羌中而縣泉水近出龍勒山腹則亦不合今黨河之西又無他水可當氐置水柳溝衞在安西州東二百三十里　漢志敦煌郡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效穀縣故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太平寰宇記廣至故城在瓜州常樂縣西北宜禾都尉城在晉昌縣西北界按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五里今爲安西州地廣至故城在州西效穀故城在敦煌縣西　如是則何遠之不可守而守遠又何有秏內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則在綏輯諸臣矣回民雖不嫻教訓然頗知敬官長安全至樂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計而反樂於從逆即極愚蠢當不至此然卒至此者蓋有由矣鎮守諸

臣不仰體

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宣布

朝廷威德乃恣爲貪酷侵奪其財貨虜辱其婦女以積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乘機鼓扇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觀後漢之多羌患乎西羌之雜居内地者多則萬餘人少或不滿千人皆役屬郡縣豪右不爲寇也豪右既奴虜使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縣又淫毒之於是東羌西羌不勝其憤相率皆叛連及河首諸羌東犯趙魏南寇梁益朝廷爲之移徙郡縣以避其鋒民不樂徙則刈禾稼徹室屋移壘壁以驅迫之不戰不守之守令竟忍視民

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卹也民多死亡羌寇轉熾延及桓帝數征數叛段熲轉戰連年盡殺之乃止而漢之府庫已空竭矣并涼二州已虛耗矣讀范書西羌傳見鄧隲任尙諸人措置乖謬屢爲之廢書歎也使當日任虞詡以平羌之事何至棄數千里險阻沃饒之地以資寇哉使二千石令長皆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人則羌亦一氣所生何至屢征屢叛必誅盡而始息哉明之失交阯也以鎮守中官之貪黷也使得廉吏以撫之交阯且至今爲冠帶之邦矣故欲使西陲無事必自鎮守諸臣能仰體

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始

蔥嶺南北河攷附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水經注曰河水出迦舍羅逝西山山即蔥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南河東流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等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于闐河源導於于闐南山北流

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注於南河南河又東逕于闐扜
彌精絕且末等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通爲注
賓河又東逕樓蘭國北注牢蘭海北河自岐沙東分
南河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經流南河之北
暨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
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又
東逕莎車溫宿二國南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
國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
墨國西又東南右注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
東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又東逕墨山
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東注蒲昌

海是葱嶺水分爲南北二河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也水道提綱以塔里母河爲古于闐河以海多河爲古葱嶺河其言曰塔里母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即葱嶺葉爾欽在吐魯蕃西南二千餘里即古于闐國塔里母河即于闐河東北流至也勒七母之地五百里又東北千五百餘里經郭必伏行鹽磧中又八百里與一水自北來者會又東二百餘里爲蒲昌海即古鹽澤爲洛普鄂模此水源流三千里其北來會之水即海多河也按于闐河自南而北葱嶺河自西而東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葉爾欽以東東流之水即古葱嶺南河水道提綱槩指爲

于闐河失其實矣又曰海多河即古葱嶺河源出吐
魯蕃西稍南千五百里嶺下山脈自西南來折而東
與天山接有南北二源出其下一東南流數十里經
拉察勒北又東南流一東流十餘里經枯察北又東
稍南數十里而合東流百餘里經宅沙里克北又東
七十里經古古勒南折東南曲曲流百數十里其北
有部落其南皆郭必也又東南曲曲四百里有一河
合數水自西北來會實北源也北源又有東西二派
西源出吐魯蕃西千二百里葱嶺下東南流百餘里
經烏那哈達哈嶺之南又數十里而東源來會東源
有三大水自厄倫哈必拉爾南大山發源即天山也

俱西南流二百里至克里忒之南五十里合焉又南
會東北來出闊多招地經朱爾士思地之水又西南
百里與西源會二源既合南流稍東百數十里折而
東流三百餘里有楚庫河自北來會楚庫河出哈拉
薛勒西北平地東流百五十里經楚庫西北折而東
南經其西又東南數十里與東西二源會又東南百
里而南源來會始曰海多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
七百里許經厄勒句海多地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母
河自西南鹽磧中來會會處直吐魯番之南三百里
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母村之北又東爲洛普
鄂模洛普池渟而不流東西長南北狹周百餘里在

吐魯番東南三百餘里合密城西南六百餘里直沙州西北千二百里按元歐陽原功撰高昌偰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今吐魯番東九十里有哈剌和卓城唐西州治高昌則即唐西州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東南至州八十里則吐魯番城即唐交河縣矣漢書曰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焉耆西南至都護治所烏壘城四百里北史曰焉耆南去海十餘里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元和郡縣志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焉耆舊都督府在安西都護府東八百里唐書地理志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

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今吐魯番西南八百七十里爲哈剌沙爾回城又西南百五十里爲庫爾勒回城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又西三百里爲庫車回城吐魯番爲故交河城哈拉沙爾爲故焉耆地庫車

爲故龜茲國道里與前史符矣漢書曰龜茲東至都
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南三百三十里至
渠犂則今之布古爾當卽漢之烏壘而渠犂則在其
東南也漢書又曰危須國西至焉耆百里焉耆國南
至尉犂百里山國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至危須二
百六十里尉犂危須故城當皆在今哈拉沙爾界水
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南流逕
赤沙山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
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
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
流逕於輪臺之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

源俱受西川東流逕𪓟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水道提綱所謂枯察卽庫車所謂古古勒卽布古爾所謂南源鮍其經流則東川水也水經注又曰大河又東南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在四水之中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瀾雙引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

自海逕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以爲田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又東南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又南流注於河水道提綱所謂哈拉薛勒卽哈剌沙爾所謂北源卽敦薨水也然據酈注西源分爲三水左右焉耆之國東源則逕危須之西今則東源西源合於哈剌沙爾之西北而流逕其西楚庫河則流逕哈拉沙爾之東而源出其西北平地上流與東西二源水不相通水流與古異矣又自兩源合後皆東南流與酈注西逕尉犁渠犁之文亦不合要其爲古敦薨水則無可疑也南源爲古龜茲川北源爲古敦薨水西去羅逝之源遠矣攷自

布古爾之南以東實古葱嶺北河之所經謂之葱嶺
河固亦不妨但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謂即葱嶺河
源則甚不可矣水道提綱又曰葱嶺以東自塔里母
河源迤北從山出水流至沙地自涸長者數百里短
者數十里則龜茲以西水皆不相連屬似水經注所
謂北河不足憑案北史曰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葱
嶺則葱嶺河實出疏勒之西欲窮葱嶺之源當先知
疏勒所在漢書曰温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東通姑
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尉頭
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則疏勒在温宿西南北史
曰疏勒國東去龜茲千五百里唐安西都護府治龜

茲太平寰宇記安西都護府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自撥換西南至據史德城四百里自據史德城西南至疏勒鎮城五百八十里其疏勒北至安西都護府一千五百四十里唐書地理志則較詳其言曰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是撥換城即故姑墨國也又曰西北渡撥換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肅州是大石城即故温肅國計自撥換至大石城二百里亦與漢

書姑墨至溫宿道里合漢書曰姑墨國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二石城南去于闐尙遠而胡盧河得爲于闐境者于闐北與姑墨接唐時于闐國境北至胡盧河也而姑墨溫宿故地則皆屬龜茲故據史德城在西南而爲龜茲境唐志又曰自撥換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幹城百二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在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于城

東北入據史德界桀赤河自疏勒東北至據史德城似即古北河枝水之所經而撥換城東南昆岡之南亦有赤河當即其下流葢自據史德城又東流經昆岡南也所經又似即古北河然莎車在疏勒東南温宿在疏勒東北北河枝水自疏勒東逕莎車之南而後逕温宿則似曲而東南又曲而東北與赤河之經向東北流異矣酈注與唐注終不合撥換城南有思渾河西有撥換河疑即古之姑墨川而北庭都護府西塞外弓月城西亦有思渾川與此異也唐志又曰自撥換南而東經昆岡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醎泊又南經疏樹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鎭城桀北史

于闐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太平寰宇記曰從撥換正
南渡思渾河又東南至晃岡三汊等守戍一十五日
程至于闐大城約千餘里唐志又曰于闐西五十里
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
郅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黄渠三百二
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里
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鎮案漢書于闐國西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
里莎車西北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則于闐至疏勒一
千三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于闐西北至疏勒一千
五百里唐志又曰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山嶺青

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葱嶺守捉城故羯盤陀國開元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也今自庫車西北二百十里至賽里木城又西八十里至拜城又西四百五十里至阿克蘇城計自庫車至阿克蘇七百四十里漢龜茲至姑墨六百七十里則姑墨當在今阿克蘇東阿克蘇西二百里至烏什城則古溫宿當在今烏什東阿克蘇南至伊拉都臺三百九十里伊拉都臺西南至葉爾羌城千里葉爾羌東南至和闐七百里北至英吉沙爾三百三十里英吉沙爾北至喀什噶爾二百里喀什噶爾東一百三十里有牌斯巴特回城水道提綱曰特因多搏河自葱嶺西麓西流亦分水

嶺也其東北水爲土什克水長二百里其東水爲阿
勒土思水東北流經衣齊木拉哈地南又東經哈什
哈勒地北又東北經哈拉七勒地煙達木地西又東
北至當几爾察地而涸其行四百里嶺在多倫地之
南九百里南去葉爾欽塔里母河源四百里案舊圖
當几爾察地東北爲朱普奇地朱普奇東北爲排雜
巴忒地排雜巴忒卽牌斯巴特哈什哈勒卽喀什噶
爾阿勒土思水當卽唐之赤河古葱嶺河源當在此
古疏勒城當在喀什噶爾西南界疏勒既在喀什噶
爾則莎車在英吉沙爾之南皮山在葉爾羌之東南
于闐卽在和闐界矣地既確知所在則喀什噶爾以

東爲古北河之所行葉爾羌以東爲古南河之所行和闐城界水之北入塔里母河者當爲古于闐河矣牌斯巴特有道東通阿克蘇當卽唐自撥換入疏勒鎭路岐沙分爲二之處不可知而塔里母水不受源於阿勒土思水則南河輟流五百里當几爾察以東至庫車水全不續則北河輟流幾二千餘里亦古今水道之一大變矣水道提綱又曰海多河南源之西三百里有一河二源俱發葱嶺下東流經察克齊地崖拉哈地之南北又東合焉又東經哈拉它博地格則兒地沙爾達耶地之南又東南至枯察地之南涸案舊圖察克齊崖拉哈等地在拜城西哈拉它博等

地在拜城東此水當卽古龜茲西川總之北道諸國之水皆入北河逮北河駛流而其水力微不能自達於蒲昌者皆流至沙地自涸矣或曰酈注誤處多矣一河分爲南北安知非道元附會而必信之乎且北史西域傳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又曰龜茲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計戍卽計式音轉耳然則樹枝水東北流至龜茲爲計戍水無所謂南北河矣曰樹枝水在龜茲城南三百里則北河何妨經流樹枝之北回人工於引渠灌漑之法枝渠既開水易

失故道中國水道變遷多矣奚見西域獨否乎道元博采羣書言當有據執近日之輿圖而疑古昔之川瀆將乾時枯淬可皆疑爲紀載之譌乎且漢書言南道至莎車北道至疏勒何以皆曰波河西行也南河北河分灌城郭諸國均匯於蒲昌道元之言信而有徵特北河至後世輟流耳又案古所謂葱嶺指在疏勒莎車西者而言溫宿姑墨龜茲焉耆諸國北界之山古不名葱嶺水道提綱概以葱嶺目之失正名之義矣